

開明文選

選 文 明 開

輯 八 第

行 印 店 書 明 開 海 上

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

司馬遷

太史公曰：殷以前，尙矣。周封五等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然封伯禽、康叔於魯、衛，地各四百里。親親之義，褒有德也。太公於齊，兼五侯地，尊勤勞也。武王成康，所封數百，而同姓五十五。地上不過百里，下三十里，以輔衛王室。管、蔡、康叔、曹、鄭，或過或損。厲幽之後，王室缺，侯伯疆國興焉。天子微，弗能正，非德不純，形勢弱也。

漢興，序二等。高祖末年，非劉氏而王者，若無功，上所不置而侯者，天下共誅之。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，唯獨長沙異姓；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，自鴈門、太原以東，至遼陽，爲燕代國；常山以南，太行左轉，度河濟，阿、甄以東，薄海，爲齊、趙國；自陳以西南，至九疑，東帶江淮，穀泗，薄會稽，爲梁、楚、吳、淮南、長沙國，皆外接於胡越。而內地北距山以東，盡諸侯地；大者或五六郡，連城數十，置百官宮觀，僭於天子。漢獨有三河、東郡、潁川、南陽，自江陵以西至蜀，北自雲中至隴西，與內史，凡十五郡；而公主列侯，頗食邑。其中何者？天下初定，骨肉同姓少，故廣疆庶孽，以鎮撫四海，用承衛天子也。

漢定百年之間，親屬益疏。諸侯或驕奢，怙邪臣計，謀爲淫亂；大者叛逆，小者不軌於法，以危其命，殞身亡國。天子觀於上古，然後加惠，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。故齊分爲七，趙分爲六，梁分爲五，淮南分三，及天子支庶子爲王，王子支庶爲侯，百有餘焉。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，是以燕代無北邊郡，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，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。諸侯稍微，大國不過十餘城，小侯不過數十里，上足以奉貢職，下足以供養祭祀，以蕃輔京師。而漢郡八九十，形錯諸侯閒，犬牙相臨，秉其阨塞地利，彊本幹，弱枝葉之勢也。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。

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，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，要之以仁義爲本。

離騷

屈原

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攝提貞於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皇覽揆余於初度兮，肇錫余以嘉名。名余曰正則兮，字余曰靈均。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又重之以脩能。扈江離與辟芷兮，紉秋蘭以爲佩。汨余若將不及兮，恐年歲之不吾與。朝搴阰之木蘭兮，夕攬洲之宿莽。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不撫壯而棄穢兮，何不改乎此度也。乘騏驎以馳騁兮，來吾導夫先路。昔三后之純粹兮，固衆芳之所在。雜申椒與菌桂兮，豈惟紉夫蕙茝。彼堯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。何桀紂之昌披兮，夫惟捷徑以窘步。夫惟黨人之偷樂兮，路幽昧以險隘。豈余身之憚殃兮，恐皇輿之敗績。忽奔走以先後兮，及前王之踵武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讒而齊怒。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。指九天以爲正兮，夫惟靈脩之故也。曰黃昏以爲期兮，羌中道而改路。初旣與余成言兮，後悔遜而有佗。余旣不難夫離別兮，傷靈脩之數化。余旣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。畦留夷與揭車兮，雜杜衡與芳芷。冀枝葉之峻茂兮，願俟時乎

吾將刈。雖萎絕其亦何傷兮，哀衆芳之蕪穢。

衆皆競進以貪婪兮，憑不厭乎求索。羌內恕己以量人兮，各興心而嫉妒。忽馳騫以追逐兮，非余心之所急。老冉冉其將至兮，恐脩名之不立。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，長顙領亦何傷。擥木根以結茝兮，貫薜荔之落蕊。矯菌桂以紉蕙兮，索胡繩之纚纚。謇吾法夫前脩兮，非時俗之所服。雖不周於今之人兮，願依彭咸之遺則。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人生之多艱。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，謇朝諝而夕替。既替余以蕙纚兮，又申之以攬茝。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。怨靈脩之浩蕩兮，終不察夫人心。衆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固時俗之工巧兮，偃規矩而改錯。背繩墨以追曲兮，競周容以爲度。忸鬱邑余侘傺兮，吾獨窮困乎此時也。寧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爲此態也。鸞鳥之不羣兮，自前世而固然。何方圓之能周兮，夫孰異道而相安。屈心而抑志兮，忍尤而攘詬。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聖之所厚。

悔相道之不察兮，延佇乎吾將反。回朕車以復路兮，及行迷之未遠。步余馬於蘭皋兮，馳椒邱且焉止息。進不入以離尤兮，退將復脩吾初服。製芰荷以爲衣兮，集芙蓉以爲

裳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。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長余佩之陸離。芳與澤其雜糅兮，唯昭質其猶未虧。忽反顧以游目兮，將往觀乎四荒。佩繽紛其繁飾兮，芳菲菲其彌章。人生各有所樂兮，余獨好脩以爲常。雖體解吾猶未變兮，豈余心之可懲。

女嬃之嬋媛兮，申申其詈予。曰：鮀婞直以亡身兮，終然天乎羽之野。汝何博謬而好脩兮，紛獨有此姱節。薺蓼施以盈室兮，判獨離而不服。衆不可戶說兮，孰云察余之中情。世竝舉而好朋兮，夫何瑩獨而不予聽。

依前聖以節中兮，喟憑心而歷茲。濟沅湘以南征兮，就重華而陳辭。啓九辯與九歌兮，夏康娛以自縱。不顧難以圖後兮，五子用失乎家巷。羿淫遊以佚田兮，又好射夫封狐。固亂流其鮮終兮，泥又貪夫厥家。澆身被服強圉兮，縱欲而不忍。日康娛而自忘兮，厥首用夫顛隕。夏桀之常違兮，乃遂焉而逢殃。后辛之菹醢兮，殷宗用而不長。湯禹嚴而祗敬兮，周論道而莫差。舉賢而授能兮，修繩墨而不頗。皇天無私阿兮，覽民德焉錯輔。夫維聖哲以茂行兮，苟得用此下土。瞻前而顧後兮，相觀民之計極。夫孰非義而可用兮，孰非善而可服。阼余身而危死兮，覽余初其猶未悔。不量鑿而正柄兮，固前脩以菹醢。

曾獻歎余鬱悒兮，哀朕時之不當。攬茹蕙以掩涕兮，霑余襟之浪浪。跪敷衽以陳辭兮，耿吾旣得此中正。騶玉虬以乘鸞兮，瑤埃風余上征。朝發軔於蒼梧兮，夕余至乎縣圃。欲少留此靈瑣兮，日忽忽其將暮。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。路漫漫其脩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飲余馬於咸池兮，總余轡乎扶桑。折若木以拂日兮，聊須臾以相羊。前望舒使先驅兮，後飛廉使奔屬。鸞皇爲余先戒兮，雷師告余以未具。吾令鳳皇飛騰兮，又繼之以日夜。飄風屯其相離兮，帥雲霓而來御。紛總總其離合兮，班陸離其上下。吾令帝閭開關兮，倚閭闔而望予。時曖曖其將罷兮，結幽蘭而延佇。世溷濁而不分兮，好蔽美而嫉妒。朝吾將濟於白水兮，登閼風而縹馬。忽反顧以流涕兮，哀高丘之無女。溘吾遊此春宮兮，折瓊枝以繼佩。及榮華之未落兮，相下女之可賄。吾令豐隆乘雲兮，求處妃之所在。解佩纕以結言兮，吾令蹇脩以爲理。紛總總其離合兮，忽緯繡其難遷。夕歸次於窮石兮，朝濯髮乎洧槃。保厥美以驕傲兮，日康娛以淫遊。雖信美而無禮兮，來違棄而改求。覽相觀於四極兮，周流乎天余乃下。望瑤臺之偃蹇兮，見有娥之佚女。吾令鳩爲媒兮，鳩告余以不好。雄鳩之鳴逝兮，余猶惡其佻巧。心猶豫而狐疑兮，欲自適而不可。鳳皇旣受詒兮，恐

高辛之先我。欲遠集而無所止兮，聊浮遊以逍遙。及少康之未家兮，留有虞之二姚。理弱而媒拙兮，恐導言之不固。時溷濁而嫉賢兮，好蔽美而稱惡。閨中旣以遂遠兮，哲王又不寤。懷朕情而不發兮，余焉能忍與此終古。

索瓊茅以筵簪兮，命靈氛爲余占之。曰：兩美其必合兮，孰信脩而慕之。思九州之博大兮，豈唯是其有女。曰：勉遠逝而無狐疑兮，孰求美而釋汝。何所獨無芳草兮，爾何懷乎故宇。世幽昧以眩曜兮，孰云察余之美惡。人好惡其不同兮，惟此黨人其獨異。戶服艾以盈要兮，謂幽蘭其不可佩。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，豈瑾美之能當。蘇糞壤以充幃兮，謂申椒其不芳。欲從靈氛之吉占兮，心猶豫而狐疑。

巫咸將夕降兮，懷椒糈而要之。百神翳其備降兮，九疑繽其竝迎。皇剡剡其揚靈兮，告余以吉故。曰：勉升降以上下兮，求榘矱之所同。湯禹儼而求合兮，摯咎繇而能調。苟中情其好脩兮，何必用夫行媒。說操築於傅巖兮，武丁用而不疑。呂望之鼓刀兮，遭周文而得舉。甯戚之謳歌兮，齊桓聞以該輔。及年歲之未晏兮，時亦猶其未央。恐鸛鳴之先鳴兮，使百草爲之不芳。何瓊佩之偃蹇兮，衆蓁然而蔽之。惟此黨人之不亮兮，恐嫉妒而折之。

時續紛其變易兮，又何可以淹留。蘭芷變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爲茅。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爲此蕭艾也。豈其有他故兮，莫好修之害也。余以蘭爲可恃兮，羌無實而容長。委厥美以從俗兮，苟得列乎衆芳。椒專佞以慢諂兮，櫟又欲充其佩幃。旣干進而務入兮，又何芳之能祇。固時俗之從流兮，又孰能無變化。覽椒蘭其若茲兮，又況揭車與江離。

惟茲佩之可貴兮，委厥美而歷茲。芳菲菲而難虧兮，芬至今猶未沫。和調度以自娛兮，聊浮游而求女。及余飾之方壯兮，周流觀乎上下。靈氛旣告余以吉占兮，歷吉日乎吾將行。折瓊枝以爲羞兮，精瓊靡以爲糧。爲余駕飛龍兮，雜瑤象以爲車。何離心之可同兮，吾將遠逝以自疏。遭吾道夫崑崙兮，路修遠以周流。揚雲霓之旓藹兮，鳴玉鸞之啾啾。朝發軔於天津兮，夕余至乎西極。鳳皇翼其承旂兮，高翱翔之翼翼。忽吾行此流沙兮，遵赤水而容與。麾蛟龍使梁津兮，詔西皇使涉予。路修遠以多艱兮，騰衆車使徑待。路不周以左轉兮，指西海以爲期。屯余車其千乘兮，齊玉軛而竝馳。駕八龍之婉婉兮，載雲旗之委移。抑志而弭節兮，神高馳之邈邈。奏九歌而舞韶兮，聊假日以媮樂。陟升皇之赫戲兮，忽臨睨夫舊鄉。僕夫悲余馬懷兮，蜷局顧而不行。

亂曰：已矣哉！國無人莫我知兮，又何懷乎故都！既莫足與爲美政兮，吾將從彭咸之所居。

離

騷

（屈

原）

七

（1641）

離騷贊序

班固

離騷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初事懷王，甚見信任。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，讒之王。王怒而疎屈原。屈原以忠信見疑，憂愁幽思，而作離騷。離，猶遭也；騷，憂也；明己遭憂作辭也。是時周室已滅，七國竝爭。屈原痛君不用，信用羣小，國將危亡，忠誠之情，懷不能已。故作離騷，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，下言羿澆桀紂之說，以諷懷王。終不覺悟，信反間之說，西朝於秦。秦人拘之，客死不還。至於襄王，復用讒言，逐屈原。在野，又作九章賦，以諷諫，卒不見納。不忍濁世，自投汨羅。屈原死之後，秦果滅楚。其辭爲衆賢所悼悲，故傳於後。

漢書藝文志

班固

昔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故春秋分爲五，詩分爲四，易有數家之傳。戰國從衡，真僞分爭，諸子之言，紛然殽亂。至秦患之，乃燔滅文章，以愚黔首。漢興，改秦之敗，大收篇籍，廣開獻書之路。迄孝武世，書缺簡脫，禮壞樂崩。聖上喟然而稱曰：『朕甚閔焉！』於是建藏書之策，置寫書之官，下及諸子傳說，皆充祕府。至成帝時，以書頗散亡，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，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，諸子詩賦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，太史令尹咸校數術，侍醫李柱國校方技。每一書已，向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。會向卒，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。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。故有輯略，有六藝略，有諸子略，有詩賦略，有兵書略，有術數略，有方技略。今刪其要，以備篇籍。

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

易傳周氏二篇孫字王也

服氏二篇

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

蔡公二篇

衛人事周王孫

韓氏二篇名嬰

王氏二篇名同

丁氏八篇

名寬字子襄梁人也

古五十子

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

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

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

神輪五篇圖一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

段嘉十二篇 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

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

易曰：『宓戲氏仰觀象於天，俯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』至於殷周之際，紂在上位，逆天暴物，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，天人之占，可得而効。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，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。故曰：易道深矣。人更三聖，世歷三古。及秦燔書，而易爲筮卜之事，傳者不絕。漢興，田何傳之。訖於宣元，有施孟梁丘京氏，列於學官。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。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，或脫去無咎悔亡。唯費氏經與古文同。

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篇

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

傳四十一篇 歐陽

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

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 議奏四

十二篇宣帝時
石渠論

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
疑一篇

易曰：『河出圖，雒出書，聖人則之。』故書之所起遠矣，至孔子纂焉，上斷於堯，下訖於秦，凡百篇，而爲之序，言其作意。秦燔書禁學，濟南伏生獨壁藏之。漢興，亡失，求得二十九篇，以教齊魯之間。訖孝宣世，有歐陽大小夏侯氏，立於學官。古文尙書者，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，魯共王壞孔子宅，欲以廣其宮，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，皆古字也。共王往入其宅，聞鼓琴瑟鐘磬之音，於是懼，乃止不壞。孔安國者，孔子後也，悉得其書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。安國獻之，遭巫蠱事，未列於學官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，酒誥脫簡一，召誥脫簡二，率簡二十五字者，脫亦二十五字，簡二十二字者，脫亦二十二字。文字異者七百有餘，脫字數十。書者，古之號令，號令於衆，其言不立具，則聽受施行者弗曉。古文讀應爾雅，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。

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魯故二十五卷 魯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
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
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
詩故訓傳三十卷

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

書曰：『詩言志，歌詠言。』故哀樂之心感，而歌詠之聲發。誦其言，謂之詩；詠其聲，謂之歌。故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孔子純取周詩，上采殷，下取魯，凡三百五篇。遭秦而全者，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。漢興，魯申公爲詩訓故，而齊轅固、韓燕生皆爲之傳。或取春秋，采雜說，咸非其本義，與不得已，魯最爲近之。三家皆列於學官。又有毛公之學，自謂子夏所傳，而河間獻王好之，未得立。

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

后氏戴氏

記百三十一篇

七十子所記也

明堂陰陽三十三篇

古明堂之遺事

王史氏二十一篇

七十學者

曲臺后倉九篇

中庸說二篇

明堂陰陽說五

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鄧歆置博士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羣祀

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

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

易曰：『有夫婦，父子，君臣，上下，禮義有所錯。』而帝王質文，世有損益。至周曲爲之防，事爲之制。故曰：『禮經三百，威儀三千。』及周之衰，諸侯將踰法度，惡其害己，皆滅去其籍。自孔子時而不具，至秦大壞。漢興，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。訖孝宣世，后倉最明；戴德、戴聖、慶普皆其弟子。三家立於學官。禮古經者，出於魯淹中，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，多三十九篇，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，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，雖不能備，猶脩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。

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，勃海人，宣帝時丞相，魏相所奏

雅琴師氏八篇名中，東海人，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，梁人

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，劉向等，頌七篇